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渟南集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十四 集部

滹南集卷三十八

金 王若虛 撰

詩話

世所傳千註杜詩其閒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塘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真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為

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葢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葢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為少陵眞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閒為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眞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于逃難解憂送崔都水閒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

尤為無狀洎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為此詩也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嚬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

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為之主字語為之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為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

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

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為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

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

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

奇險善為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

輩以為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

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春草之句以為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觧此語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盖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靈運平日好雕鎸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為奇田承君云盖是病起忽然見此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為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為

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為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為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苕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

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為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當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為得其膏肓此亦過也㨿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當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為

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盖謂文宗居廣厦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為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為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于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寛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于平素乃能辨

其大利害于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為仇矣亦豈得為善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為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名公作引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彦剛謂蜀人以襟領為船不知何所據苕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説定是謬妄正使有據

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

范氏所記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

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可盡考不知太白凡

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

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為即字

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

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皂鵰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為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子謂不然古人淳至初無俗忌之嫌葢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葢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

其一節而精彊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荊公之論天下之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永叔江鄰幾以拗中初蓋底凸處逐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盃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

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為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丱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水詎成池夜半清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

則祓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有聲伎罪李干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黄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誚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為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為口實邪其罪李干輩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固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訖不痊則公亦因病而

出于不得已初不如干輩有所冀幸以致奬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只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自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最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

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詞以為二十

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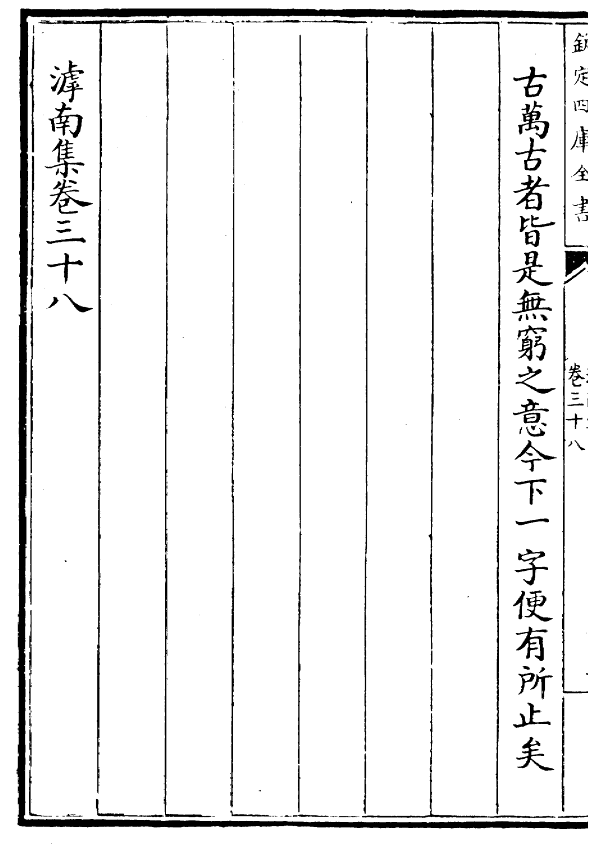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為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

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强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黄輩曽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黄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



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滹南集卷三十八

滹南集卷三十九

金 王若虛 撰

詩話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

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為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觧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觧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甞有所論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有可羞處明日取讀

疵病百出輙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盖喜為高論而不本于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趍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荆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窓知苑極之不受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極之不受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為信然却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窓温爐閒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葢其境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于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苕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大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

未能扶舁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闗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闗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為長短句又裂為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實過之是皆非所

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于畫者為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賦詩不必此詩果為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于心而借此論以為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

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為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偽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曰魏晉已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

而笑撑咿咿聲而歎者也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大
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
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
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
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
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
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

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鴈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為語病是尚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為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為證也其實鴈何嘗棲木哉

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别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

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即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却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苕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

他意哉苕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已之不通也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為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黄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已而以山谷為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小不諧律吕蓋横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

直以公為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間及于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耳者也若乃纖艷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茆荆産辨其不然謂公詞為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盖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

之末作習為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于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絶塵耳

東坡江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花實充滿

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之其可得乎故予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之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横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説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文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楊雄以為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為東坡之邁

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為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儁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卧聽疎疎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于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

是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為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踈踈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為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

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又云如蝤蛑江瑶柱格韻高絶盤餐盡廢然多食則動風發氣其許可果何如哉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絶而無横放鋪張學問以為富㸃化陳腐以為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説而至今詞人多以為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

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旲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獘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偽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為然近讀東都事畧山谷傳云庭堅長于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黄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為公論矣

山谷題陽闗圖云渭城柳色闗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

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旱癸分寧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冩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温衛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為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

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云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于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黄各因玄真子漁父詞增為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為訢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

此皆為蛇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大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不愛集句目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邪

山谷雨絲詩云烟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

客繭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顒染朝霞成五色為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盃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取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滹南集卷三十九

滹南集卷四十

金　王若虚　撰

詩話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寃死婦南陽應有卧雲龍得

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卧雲龍真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闗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濶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盖姑以取對而不知其踈也此類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

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弈碁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目為碁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邪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盖當時偶以此且非送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頋卷囊書當贈鞭

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盖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邪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黄詩大率如此謂之竒峭而被人說破元無意味

弔邢淳夫云眼看白壁埋黄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况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揑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惠子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為作筆寫字此以自况耳而吕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量屐細味之亦踈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强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為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絶句云猛拍闌

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𪹷人若𪹷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絶倒也

山谷贈小鬟鶯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

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為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為已愁邪則何為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於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人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楊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人故為此强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

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其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為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盖良寔白眉而良不在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

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真字題邢淳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磁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黄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公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後復見之云逼我太甚乎謂黄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

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為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茆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游之肉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

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楊樸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間定却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政堪一笑而曾端伯以裔年為黠化精巧茆荊産以夷叔為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趍于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為獘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揚賦之句荊公改為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

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為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緗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黄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大拘而

以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為云云也

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隣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為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曰雨過温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

婦人尚矣葢其於類為宜不獨在顔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為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麤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酴醿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别之為對邪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謠䰟利劒斫不斷

餘妖鍾此根東坡詠酴醿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萼緑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淩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絶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畫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黄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隣鍾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杆角瞥見傷春背面啼

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尚不知為花况知其為梅又知其為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獘遂至于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横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盍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為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别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

雋祇有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氷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獘有自來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為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蕭閑云風頭夢雨吹無跡葢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為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洒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憶恒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丘壑謂予心目注以故山為江左非也只是指恒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

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為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

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甞得板本乃是敢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氷炭裏湧波瀾又云千丈堆氷炭便露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灎澦堆蕭閑送高

子文詞云歸輿高于灩澦堆雷溪漫注葢不知此出處耳然樂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薫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葢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

為眉波為眼雲為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却世皆以花為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酲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公詠花詞亦

喜用醒心香字盖取其清徹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蕭閑自鎮陽還兵府贈離莚乞言者云待人間覔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為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覔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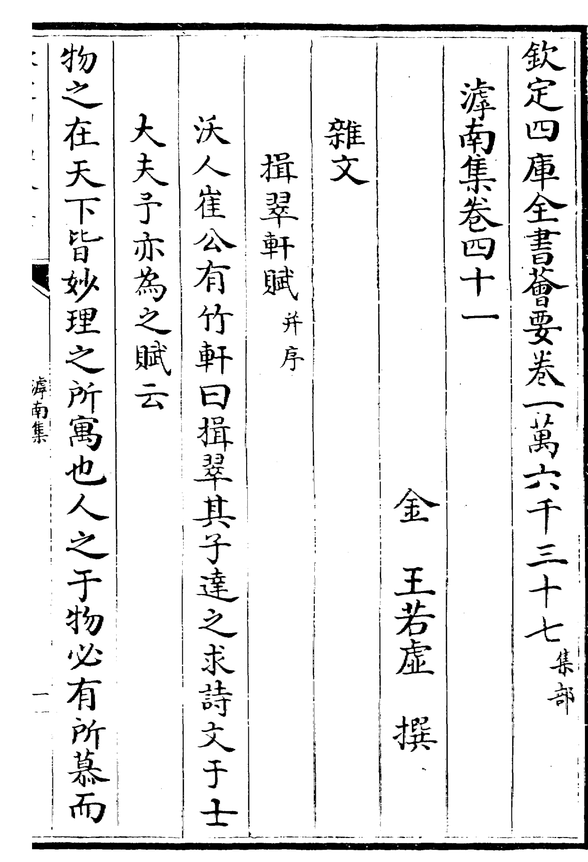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

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似背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

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為小技程氏以詩為閒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滹南集卷四十



滹南集卷四十一

金 王若虛 撰

雜文

揖翠軒賦 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于士大夫予亦為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于物必有所慕而

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為家指泉石風月以為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于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州崔公賢明之屬生于畎畝而不俗後其居為園中其園為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陰密牕户為肅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大有可以娛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為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即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

此君乎歲暮天寒百物既迤冰雪交摧淒飆號振芬香艷色莫不零落敗散至于共盡而無餘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神葢其稟于内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為人意其勁挺堅確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人既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污險難有所不能亂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色誠取其質不

徒玩之于其目誠體之于其身若夫披風篩月含烟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矣而子璋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取于此君盍亦思所以自厲如其庸懦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一折而瘁豈特厚顏于此君亦失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為一鄉最

其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為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于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為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惑也孰知其徵萬物何為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為瑞然感名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唯舉

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跡擁類附毫釐纖悉以為不啻如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為證也盖出于物理之當然合于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為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牽妬忌忿嫉以相撿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旣極乃絶以析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壎篪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

易我心既孚間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于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名跡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于一而中為二既二矣而復合于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于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氏之為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稱述記録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為之説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得言而加顯盖立德雖于錫類而傳家欲其

及遠故夫所以區區于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持以為勸耳顧豈淺哉

寧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昔予閒居于東垣聞沃州寧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藹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既而知其為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為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為一邑固所宜者葢秩滿來府始獲拜之儀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

即之愈深不覺歎服益以所傳不誣可信翌日别去予亦尋走雕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為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實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姦不過而懲仁廉不率而興日煦風冷稿蘇暍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盖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寛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人此其

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又甚焉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蕞爾敝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况吾公妙哉守令之重尚矣而得人實難故赤子每不得乳于其母言良吏者必于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妙者世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

彼之不能忘而予亦樂為之道也公妙諱徽咸平之平郭人登第于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既以廉陞故超授寧晉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為治莫如重守令而令為甚蓋其於民最親而理亂之原常於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真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公明敏人也既下車譁者以靜悍者以柔宄者以有

告聽斷如神官無留事稱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而留之而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于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鑱諸石以慰吾心以傳于天下後世或庶幾焉其材具矣敢屬之子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俛首而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嚣謗議于其下蓋有誘之而不信刼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强之而使吾譽之哉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既嘗為府參軍聲華藹然為前後之冠民既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于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徯之既

至而人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致耶合一人之情易也至于一邑而皆然茲不難哉合一邑之情易也至于所至而皆然茲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可苟也蓋羿之注矢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刃批隙導窾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至于為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膾炙其口者甚多列而著之非唯煩不可舉而且復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

亦足矣噫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為榮無實而譽人君子謂之愧辭若公者殆可以為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令行軍叅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敎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閈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勸諭使之改而

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瑀藐然可憐公
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為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
祥備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參謀
君也未冠失怙迫于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
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離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為
長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衆變自令丞以下悉肆至君
則肩舁而歡呼曰惡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
非公而誰即以縣事歸君未幾改真定簿令萬戸史侯

之立君勞為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置幕中恩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豪爽而愷悌多可見者皆說而親矦既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延唯恐不至搢紳以為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為稱首焉一日與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

勲業無踰人者當縁幸會驟至榮顯非祖考之靈其何以及此而墳壠蕭然没没于蓬藜榛棘之間狐兎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亦妥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内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祔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為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

於玠為同舍生於君為門下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説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為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為不朽之説使夫來者顧瞻想象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邪王氏之善慶既當為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紀乃叙其大畧而系之以銘曰

崗阜在後澗溪在前緊王氏之阡有閟其室既完既堅有歸其碑是磨是鐫不有所肇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于以昭之于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于親順于長仁于僕妾其待友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為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

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為癡而笑面目嚴冷踈于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媚狀向人人復以為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閶闔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為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為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覔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

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徧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所業冀幸撼動借聲勢因有所詣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離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卷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為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齊西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遂此

心若復不獲玆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

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有得旣又習辟穀法

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間

輙歆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

以是終乎予媿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

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

行巳之槩而爲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

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爲

後春秋若干卒于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則止面而不心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禹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為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鄜畤被兵帥臣赫舍哩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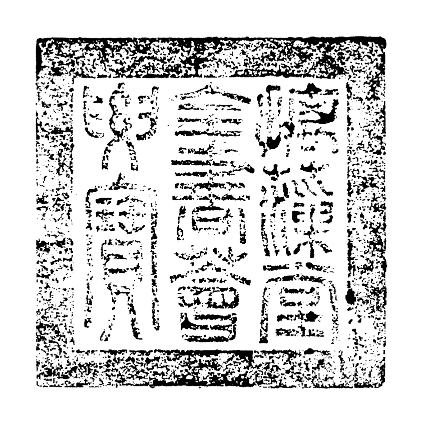
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絶懼夫魂爽之無依也於是祔之以葬于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為敘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笑談有味見者皆悦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鋭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遂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于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鬱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曉達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莫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畧通其説亦以為然一旦雄捷喜

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遘所謂命者果如何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廕補官次曰煒次曰焰次曰煥男孫三人長曰坦次尚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征之歲葢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萎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銜不袪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没于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

宮孔固魂兮歸來

滹南集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宣蓀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滹南集卷四十二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滹南集卷四十二

金 王若虛 撰

千户賈侯父墓銘

賈侯嘗識予于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而不朽之託負愧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隧某既幼孤家譜

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畧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尚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于顯親親有善而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為華榮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佺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

篤事父兄以孝悌聞待交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吉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為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晚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紿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舉貲産付公州貳高君亦稱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九即以其月葬于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為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

人曰輔李所出即侯也一女適宋氏男孫三女孫二人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殘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為衆所推由本縣尉至為州刺史及歸聖朝勲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户云侯儀度魁傑胸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為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為積善獲福之喻視履考祥以人

古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即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為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家兒此决非出于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益隆于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報則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書之而系以銘曰

厥土惟腴厥木惟敷有崇其丘于成之隅閟之深封之固過者必恭賈公之墓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太一之教興于金朝天眷間衛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勅賜觀名曰太一萬壽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真人法籙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沈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

不願娶也强之不可因而逃去隱於冠氏李守奇家遂與守奇詣衛州祭二代師為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惟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為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窒誦經文人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甚驚及當給據言于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為後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内威儀領教門事二代

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寧及王某而已志寧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為可屬乃以為法嗣而改其姓凡法嗣皆從蕭氏盖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為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内外相慶以為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奏選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而河北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衆道亦旅寓于蘇門師聞而還聲望

既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閻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且存師請諸官遷於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本觀殿宇頽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尚書右丞劉公偉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伊喇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為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言語可以形容

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
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
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于神霄宫士
庶畢集師少時白皙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烱然冠
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為真人復生也少長
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
天大醮于亳之太清宫間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
道士籍少阮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

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之至于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為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極宫誦經百日時户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令明主臨朝尊玄重道天長縗廢隨建此宫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宫衆亦堅挽之遂勉為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宫問

提點郭元長禳治法元長敕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傍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嘗留經籙三百餘階内有秘章令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即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咒信香一粒禱於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問蝗絶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灑壇符而灑畤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物安用賞為上

曰真道人也當别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仍賜號玄通大師内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閹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衛紹即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西李大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然

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輔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黙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師主亳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繞久之時天氣猶暑閲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殯於宫之塋其日陰晦重甚衆方以時刻為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悞已而陰晦如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

生于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愠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三數語輙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諸書而尤長于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祔于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為作真人傳

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清虚太師侯公墓碣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幹既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於時則必有得於道母殁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為親故也今不待養復何為哉聞淇上蕭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叅為門弟子真人一見愛之

授名道凈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真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為太清觀而在府者為迎祥真人每批經籙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刼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真願於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即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象少長嬉戲則效羣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為祈

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為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夐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常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閒名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勅有司一依天長

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宫請為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淩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為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頼其庇已而拂袖棲遲于洧川正大庚寅正月為善士左崇等作醮于釣臺法事勝絶舉壇忻幸以為未始遇也既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縁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為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至未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戛然有聲兩手握手文

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禮拜者累日神色
宛如生人乙酉焚化于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
見其北蒼鶴十數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
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
也丙戌塔於潁濱之崇真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
以為恨然嘗與其門人正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
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
塟師于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既

堅而竊亦樂為道也乃敘而銘之曰
其生也為賢其沒也為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
之琬琰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
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不及
致其為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
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

無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為人之大畧兹敢以託予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為之敘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温温接物極愷悌輕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敬人亦必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踈近交口稱為吉人無間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即𦵏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添禄即節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當再罹兵火之後冦盜並興道路蓁蕪城邑頽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内守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栢鄉令累遷令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禄方隆而未艾異時所至詎有量者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

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人患不能為善為之未始無徵高氏世居畎畝沒沒于常流殆與草木共腐而一旦子孫蕃昌門地烜赫以為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也哉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顯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命紀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滹南集卷四十二